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17.04.010

新常态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因与模式

——以江苏为例

韩莉¹, 战焯磊²

(1.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42; 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速换挡丝毫没有降低新经济增长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新常态自身的特征和趋势也会对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产生双向影响。江苏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方面,既有优势也面临诸多约束。因此,江苏必须准确把握新常态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方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线,系统探索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模式。

关键词:新常态;新经济增长点;自主创新;江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7)04-0044-05

Motivation and Mode of Cultivat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under New Normal: Taking Jiangsu as an Example

HAN Li¹, ZHAN Zhao-lei²

(1. Jiangs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Nanjing 210042, China;

2.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growth shift did not redu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new normal will have bidirectional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Jiangsu has many advantages as well as many constraints in foster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adapting to and leading the new normal. Therefore, Jiangsu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industry direction of cultivat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under the new normal, tak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s the main lin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odel of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Key words: new normal;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Jiangsu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是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路径,也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根本要求。然而,新常态自身的特征和趋势对于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和培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江苏应以“两聚一高”战略框架为统领,在准确界定经济增长点内涵的基础上,辩证分析新常态对于新经济增长点的双向影响,科学确定

新经济增长点的重点培育方向,系统探讨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模式,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一、经济增长点的理论演化与内涵界定

“经济增长点”一词源于弗朗索瓦·佩鲁的“增

收稿日期:2017-09-05

作者简介:韩莉(1980-),女,江苏盐城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技术经济研究。

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秉承不平衡增长的理念:“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1]佩鲁增长极理论的两大基石,一是大规模经济单元的熊彼特式创新优势及其支配效应,二是产业间互动关联效应^[2]。因此,一个经济单元(产业或地区)要成为佩鲁眼中的增长极,必须通过创新成为对其他经济单元(产业或地区)具有支配作用的大规模经济单元,同时,能够通过创新激发、供给推动、需求拉动等方式对前向、后向、旁侧联系的经济单元(产业或地区)产生正向的外溢效应。

当前关于经济增长点的内涵并无统一、规范的表述。本文借鉴已有成果并结合研究需要对经济增长点作出如下界定:所谓“经济增长点”是指,在特定空间范围内,通过创新形成的、合乎资源禀赋优势的、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并且具有较强联系带动效应的、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产品、产业或区域。首先,经济增长点的载体包括产品、产业和区域三个层次。但是,产品层次过于微观,而区域层次又过于宏观,且新产品只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新的产业才能真正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增长,而小的区域要想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同样需要以优势产业为基础,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产业层面的经济增长点。其次,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要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不仅本身要有相对领先于平均水平的规模比重和增长速度,而且要能够通过多维度的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生长。再次,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需是一种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且这种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企业创新和资源禀赋的有机结合,整个产业需具备较强的良性循环的自我组织能力。最后,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具有时空约束的动态概念,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优势产业不会一成不变,但也不会变幻无常。在特定条件下会通过升级或替代出现新的优势产业,而新的优势产业一经形成又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二、新常态对新经济增长点的双向影响

(一)新常态对新经济增长点的积极影响

虽然新常态下,新旧经济增长点的更替必然会

产生“阵痛”,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也会面临种种制约,但是,新常态意味着经济进入一种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也会对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带来良好机遇。一方面,新常态对新经济增长点的内在诉求将激励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新经济增长点的发现和培育,进而从需求层面拉动新经济增长点的涌现。同时,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调速换挡,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速下降,这也意味着新经济增长点的增速门槛降低,将有更多的产品或行业能够达到新经济增长点的标准。另一方面,新常态所呈现的新的趋势特征也揭示了新增长点的生成方向,并为新增长点的生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意味着将产生更多的细分市场,进而为众多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创造条件;投资重点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传统产业转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这本身就是新增长点的生成过程;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催生老龄产品和服务的繁荣,而普通劳动力资源的紧缺将催生劳动替代型技术进步和机器人产业的兴盛^[3];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会倒逼绿色低碳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新常态对新经济增长点的消极影响

新常态下新旧经济增长点的更替绝不是一个自然的线性过程,基于旧经济增长点而形成的惯性依赖和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会阻碍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经济增长降速不仅意味着即期产出水平的下降,而且意味着下期投入水平的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新产品、新产业的规模扩张速度会放缓,预期收益水平也会下降,达到新经济增长点标准的难度将会增加。同时,新常态的某些趋势性特征也会对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产生制约作用。例如: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意味着偏低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也会降低生产规模,有限的供需规模将抑制规模效应的产生,使其难以跨越新经济增长点的规模基准门槛;投资分散在众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上,虽然能够增加成功概率,但是同样难以达到规模基准,而且新的产业链条短期内难以完善,也很难发挥良好的联系效应;虽然开放型经济的竞争优势依然能够保证出口的增长,但是全球总需求不振,使得出口这架马车难有作为;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特征使得人口红利逐渐消减,高端

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旧经济增长点流失的速度快于新经济增长点生成的速度;日益显现的债务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割裂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动关系,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为实体经济有效输血,新经济增长点无法落地生根。

三、新常态下江苏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制约因素与优势条件

(一)开放型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制造业的低端锁定弱化了新经济增长点的需求空间和产业基础

第一,江苏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进出口总额仅次于广东,外商直接投资额自2006年以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增长对于出口的依赖度较高。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外贸需求急剧萎缩,加之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减,江苏开放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速大幅下降。2016年,江苏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速仅为0.2和1.1个百分点。江苏经济陷入困境,不仅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而且其产业转移、资本供给、技术溢出等功能也显著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新经济增长点的需求空间。

第二,江苏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主要是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而形成的,研发、技术和品牌、销售两头在外,即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靠进口,而加工组装的产品销售又主要依靠出口,相当部分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无法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优化升级。因此,随着外需持续低迷和成本红利逐渐消失,江苏制造业可能同时面临产能过剩和产业空心化两大危机,新经济增长点能够从低端锁定的制造业获得的产业支撑非常有限。

(二)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创造了宽松的氛围

新常态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首要任务是拉动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速平稳地从高速转换到中高速。江苏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经济总量较大,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 086.2亿元。然而,庞大的基数增加了稳增长难度,导致江苏经济的增速并不高,2016年江苏经济增速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因此,新常态下江苏经济增速换挡的回旋空间非常有限,稳增长的压力较

大。然而,这种压力也可能派生出对新经济增长点的强大需求动力,同时,相对偏低的经济增速也使新经济增长点能够相对容易地达到增速门槛。而且,江苏经济增速虽然绝对值不高,但长期保持平稳,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增速出现大幅下滑甚至跌入失速困境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在客观上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三)发达的产业体系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两大核心内容就是产业结构中服务超越制造和需求结构中消费超越投资,而江苏发达的产业体系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则有助于新经济增长点更好地适应这两大结构性变化。除了经济总量优势,江苏还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江苏制造业非常发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总资产、销售产值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发达的产业体系不仅能够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提供广阔的需求空间,而且能够从供给层面为新经济增长点提供中间产品、配套技术、成熟劳动力等方面的支撑。同时,制造业在江苏产业体系中的强势主导地位,拉低了服务业比重,延缓了江苏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进程。当前江苏制造业正全面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这必将派生出巨大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对照现有服务业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客观上反而为未来服务业领域新增长点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丰富的创新资源和领先的创新能力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动力保障

新常态下,创新取代了要素和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新经济增长点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来生成并且能够对创新驱动产生引领作用,因此,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就成为新常态下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江苏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稳步增加,区域创新能力稳步提升。2016年,江苏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1 630亿元,全年授权发明专利4.1万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8.5件,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保持全国第一,全省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江苏丰富的创新资源和较高的创新能力能够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提供良好的创新支持,使新经济增长点在生成之初就具备创新驱动的特质,而且能够为其他区域和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便利条件。2016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6.7万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中占比达 41.5%;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 4.9 万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占比达 30.2%。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是新常态下江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根本依托,也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最宝贵财富。

四、新常态下江苏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方向

(一)文化产业

作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产物,文化产业在价值创造、就业吸纳、文化繁荣以及发展方式转变等层面具有多重优势,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培育和发展的产业。依据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文化产业包括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电视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 10 大类,其不仅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满足新经济增长点的联系效应基准,而且能够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提供广阔的空间。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业态,不仅符合产业升级的方向,能够直接拉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具备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且低碳环保的特点,因而符合新常态对于产业发展的要求。同时,我国确立了将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并且围绕文化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加速向文化产业领域集聚,文化产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2015 年,江苏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3 481.94 亿元,GDP 占比为 4.97%,距离 6% 的规划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未来还需要继续快速增长,相关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还需继续加大。因此,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重点培育方向,既符合增长速度基准,又符合规模比重基准。

(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知识产权是知识和技术最重要的量化指标,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产业,也是高创新能力、高附加值产业的代名词。当前,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意义。2012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知识产权和美国经济:聚焦产业》研究报告,其运用专利强度和商标强度指标,从美国 313

个产业中选出 75 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为美国贡献了约 4 000 万个就业岗位(占比 27.7%)、5 万亿美元以上的 GDP(占比 34.8%)、7 750 亿美元的出口(占比 60.7%)。2013 年 9 月,欧洲专利局和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欧盟经济及就业的贡献》研究报告,将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界定为“人均就业员工知识产权运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产业”,并从 615 个产业中选出 321 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在 2008—2010 年平均每年为欧盟贡献 38.6% 的 GDP(约 4.7 万亿欧元)、35.1% 的就业岗位(约 7 700 万个)、88.3% 的进口和 90.4% 的出口。因此,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既有利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又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仅合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的要求,而且合乎产业发展的国际潮流。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符合经济增长点的联系效应基准和规模比重基准,而其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对创新的强烈诉求又使其符合创新优势基准。

(三)老龄产业和健康产业

我国已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变量。江苏人口老龄化步伐快于全国,2016 年江苏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 13.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虽然会从降低劳动力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制约作用,但是老龄人口的需求具有不同于其他年龄人口的特征,因而人口老龄化也会对某些产业派生出巨大的需求,其中老龄产业和健康产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4]。老龄产业和健康产业都属于复合型的新兴产业,不仅本身行业门类众多,而且能够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此,多样化的产业门类使得老龄产业和健康产业能够符合经济增长点的联系效应基准。同时,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老年人的消费能力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使老龄产业也能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合乎经济增长点的增长速度基准和成长性基准。健康产业除了可以从老龄人口对健康的超强需求获得增长动力之外,还能够从全社会不断增加的保健需求获得长久的需求支持,从而呈现出快速成长性。此外,健康产业对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高度依赖,也使其符合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

并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推动作用,完全合乎新常态对于新经济增长点的需求。

五、新常态下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模式:自主创新导向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根本路径。然而,新经济增长点是一个复合型的范畴,科技创新是其重要但非唯一的路径,其形成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涉及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众多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增长点的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类型创新的动态组合过程,而且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创新类型的地位和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必须以推动综合自主创新为主线,遵循新经济增长点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索多元化的生成模式。

一是全新孵化模式。其主要通过完善自主创新体系,推动综合自主创新成果的转化,形成新产品、新企业、新产业,经过渐进的成长过程,达到新经济增长点的基准要求。该模式是新经济增长点的最典型生成模式,其优点是新增长点可以在多个领域出现,而且经过市场检验的新增长点大多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其缺点是周期较长,而且具有偶然性。当前,江苏应依托自身创新优势,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步伐,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不断孵化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存量升级模式。其主要借助新的生产工艺、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管理模式等对既有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以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获得更高水平的经济及社会效益,从而使该产业重新满足新增长点的某些基准要求。该模式是新经济增长点的补充性生成模式,其优点是将日渐式微的产业重新纳入新增长点的视野,以现存产业为依托,既能够规避部分风险,又能够带动产业升级;其缺点是总体的增长空间有限,而且将面临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当前,江苏应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使现存产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结构优化模式。其主要依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释放的红利,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市场结构、

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手段,既能够催生新兴产业,又能够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该模式是新经济增长点的主导性生成模式,其优点是能够依托多样化的结构红利快速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增长点,而且新增长点能够直接带动经济结构升级;其缺点是经济结构的持续动态变化,降低了新增长点的存续周期,新增长点之间的快速更替容易导致经济波动。当前,江苏一方面应依托自身企业优势,加强产品创新,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带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应依托一体化发展优势,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以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升级,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四是融合嫁接模式。其主要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原本存在于某个产业领域的生产工艺、组织方式、商业模式运用到其他领域,派生出新的产业形态,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和效率提升,从而逐渐符合新增长点的基准要求。该模式是新经济增长点的引领性生成模式,其优点是以相对成熟的技术为依托,风险较低,适用范围广泛,市场接受程度和成功率较高,能够快捷地形成新的增长点;其缺点是创新层次较低,所形成的大多为“短、平、快”的新增长点,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支撑。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就是该模式的最好实践,大多数企业和产品都能够通过与互联网的结合而获得新的发展。当前,江苏应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促进相关领域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互联网+”的新优势,借助互联网模式的效率优势和价值优势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 [1] 李仁贵.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 1988(9): 63-70
- [2] 肖金成. 将新区培育为区域发展新型增长极[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1): 43-45
- [3] 周海生, 战焱磊. 面向老龄化的产业结构调整: 逻辑与思路——以南京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 2013(5): 68-72
- [4] 韩莉, 战焱磊. 人口规模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与优化思路——以南京为例[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16-20

(责任编辑:李海霞)